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九

列傳

唐三十九

李嗣業 馬璘 李抱玉 抱真

路嗣恭 應 恕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絶衆開元中從安西都護來曜討十姓蘇禄先登捕賊累功署昭武校尉後

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為先鋒所嚮摧北馬靈詧為節度出戰必與俱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為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郛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顛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賊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禽其主平之授右威衛將軍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盪先鋒

加特進賊號為神通大將初仙芝特以計襲取石國其子出犇因構諸蕃與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為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絶而大食乘勝諸蕃鋭于鬬我與將軍俱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為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坐須葅醢即馳守白石嶺路既隘步騎魚貫而前會拔汗那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騁嗣業懼追及手梃鏖擊人馬斃仆者

數十百賊駭走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為踈勒鎮使城一隅阤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𥘵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穹壑人以為至誠所感云天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帝前醉起舞帝寵之賜綵百金皿五十物錢十萬曰為解酲具安祿山反肅宗追之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劀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

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衆事之濟否固在卿輩
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掎角常為先鋒以巨棓笞鬬
賊輒潰進四鎮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
嗣業通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
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
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
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復整步
卒三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

覘軍勢王分回紇鋭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
日中至昃斬首六萬級塡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
安進收東都嗣業戰多乃與張鎬魯炅來瑱嗣吳王祗
李奐略定諸州兼衛尉卿封虢國公實封户二百兼懷
州刺史北庭行營節度使與子儀等圍相州諸將無功
獨嗣業被堅數奮為諸軍冠中流矢卧帳中方愈忽聞
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潰血流數升卒謚曰忠勇贈
武威郡王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産有宛馬十匹前後

賞賜皆工于宫以助軍云子佐國襲爵歷丹王府長史卒推嗣業功贈宋州刺史

馬璘岐州扶風人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地乎開元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以奇勞累遷金吾衛將軍至德初王室多難統精甲三千自二庭赴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千衆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屯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猶豫未敢

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吳縝糾謬云按李光弼及史思明傳邙山之戰思明主其軍非朝義也此其誤一也又按帝紀上元二年二月戊寅光弼與思明戰敗績而光弼傳亦云官軍大潰則此安得有賊遂潰之說哉此其誤二也新書牴牾吳氏砭之良是今附著其說遷試大常卿明年吐蕃寇邊詔璘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璘引還間關轉鬭至鳳翔敵圍已合節度使孫志直嬰城守璘令士持滿外向突入縣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敵潰率輕騎追之斬數千級漂血

丹渠帝引見慰勞擢兼御史大夫永泰初拜四鎮行營節度南道和蕃使俄檢校工部尚書北庭行營邠寧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為盜遂戮之天大旱里巷為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修即命撤之明日雨是歲大穰未幾徙涇原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四鎮北庭如舊復以鄭潁二州隸之大歷八年吐蕃內寇渾瑊戰宜祿不利璘設伏潘原與瑊合擊破之俘級數萬通鑑璘出精兵襲賊輜重于潘原殺賊數千人與本

（傳小興）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明年入朝求宰相以檢校左僕射知省事進扶風郡王（通鑑十年九月吐蕃寇涇州璘破之于百里城事出實錄而本傳未載）十一年卒于軍年五十六贈司徒謚曰武璘少學術而武幹絕倫遭時屯棘以忠力奮在涇八年繕屯壁為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為用敵不敢犯為中興銳將初涇軍之財帝諷李抱玉讓鄭潁璘因得良積且前後賜賚無算家富不貲治第京師侈甚其寢堂無慮費錢二十萬緡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即位乃禁第舍

不得踰制詔毀璘中寢及宦人劉忠翼第璘家懼悉籍亭館入之官其後賜羣臣宴多在璘山池而子無行財亦尋盡

李抱玉本安興貴曾孫世居河西善養馬始名重璋閑騎射少從軍為人沈毅有謀尤忠謹李光弼引為裨校天寶末玄宗以其戰河西有功為改今名祿山亂守南陽斬賊使至德二載上言世占涼州恥與逆臣共宗有詔賜之姓因徙籍京兆舉族以李為氏進至右羽林大

將軍知軍事擢陳鄭潁亳節度使史思明已破東都光弼壁河陽拒之使抱玉守南城賊急攻抱玉縱奇兵出表裏停殺甚衆賊乃捨去從光弼戰大敗因不能西差功第一封欒城縣公代宗立兼澤潞節度使統相衛儀邢十一州兵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書武威郡王懇辭王爵徙涼國公進司徒廣德中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徧南山五谷間東距虢西抵岐椎剽不勝計詔太子賓客薛景仙為南山五溪谷防禦使引兵招捕久不克更

詔抱玉討賊抱玉盡得賊株柢蹊隧分兵守諸谷使牙將李崇客率精騎四百自桃林虢川襲之賊帥高玉脫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誠禽以獻悉索支黨斬之不閱旬五谷平即詔抱玉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為兵部尚書大歷二年來朝久之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度使屯盩厔抱玉兼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乃上言隴坻達扶文緜地二千里

敵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隘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臣得專事隴隴帝多其讓許之抱玉在鎮十餘年禁暴安人為將臣之良卒年七十四贈太保謚曰昭武從父弟抱真

抱真字太玄沈慮而斷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為朝恩所殺今起而用

之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既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還殿中少監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既謝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仍為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秉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

久之為澤潞節度行軍司馬會昭義節度李承昭病詔抱真權磁邢兵馬留後德宗嗣位檢校工部尚書領昭義節度使建中中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又破之臨洺圍遂解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復與悅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帝倉卒狩奉天聞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懐

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横絶潰叛中離沮其姦爲羣盜所憚興元初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繇倪國公進義陽郡王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竝赦羣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説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内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諉軍事于司馬盧玄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向雪吾之恥亦惟子即

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賊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卧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為昆弟而别旦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户貞元初朝京師詔還所鎮杞真喜士雖小善皆卑禮厚幣數千里

邀致之好方士謂不死可致有孫季長者為治丹且曰服此當僊去抱真惑之因疾請降官七讓司空還為左僕射餌丹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彘肪穀漆下之疾少間季長曰危得僊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卒年六十二其子殿中侍御史緘匿喪與其屬盧會昌元仲經謀會諸將仲經説抱真令曰吾疾不任事令緘典軍勉佐之副使李説及諸校俯首皆嚥曰諾緘盛服出衆拜之悉發府庫勞軍會昌即為抱真表翌日令諸將署章請

以節付緘天子已聞抱真喪遣使者馳入軍詔以事屬大將王延貴緘偽若抱真疾者三日乃出見陳兵甚嚴使者曰朝廷已知公薨詔以兵屬延貴君速歸發喪緘愕然乃還以印鑰上監軍始發喪使者趣延貴視事護緘赴東都詔贈抱真太保

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始名劔容以世蔭為鄠尉席豫黜陟河朔表為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為天下最玄宗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轉渭南令主杜

化東陽二驛時闕鐵用兵使人係道嗣恭儲具有素而民不擾後為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驕蹇不受制嗣恭因稱疾守亮至即殺之一軍皆震大歷三年新書作永泰三年按永泰二年十一月即改元大歷不得有永泰三年也今從舊書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出為江西觀察使以善治財賦稱有賈明觀者素事魚朝恩朝恩誅當坐死宰相元載納其賂遣効力江西將行居民數萬懷瓦石候擊載諭市吏禁止乃得去魏少游畏載常回容之及嗣恭代少游

即日杖死大歷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五嶺大擾詔嗣恭兼嶺南節度使封冀國公嗣恭募勇敢士八千人以流人孟瑶敬晃為才擢任之使瑶督大軍當其衝晃率輕兵由間道出不意遂斬晃及支黨萬餘築尸為京觀俚洞魁宿為惡者皆族夷之還為檢校兵部尚書復知省事嗣恭起州縣吏以課治進至顯官及晃事株戮舶商沒其財數百萬私有之代宗惡焉故賞不酬功建中實錄云自兵興以來諸軍殺將帥而要君者多矣皆因授其任以苟安之其王師征

討不失有罪始斯役也既而有謗其收南海府庫闕上不實者不得用久之此與新舊書本傳小異又鄴侯家傳云嗣恭附元載遺載琉璃盤代宗惡之故不用德宗立陰賂宰相楊炎炎錄前功更拜兵部尚書東都留守俄加懷鄭汝陝河陽三城節度東都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左僕射子應恕

應字從衆以蔭為著作郎貞元初出為虔州刺史詔嗣父封鑿贛石梗嶮以通舟道德宗時李泌為相號得君帝嘗曰誰於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言曩為元載所疾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竝驅

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悶不言勉起見父臣常媿其長者思有以報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金紫累遷宣歙池觀察使封襄陽郡王李錡反應發鄉兵掀湖常二州以敌錡不能拔元和六年以疾授左散騎常侍卒謚曰靖

恕字體仁從嗣恭討哥舒晃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得從便宜擢降將伊慎用之賊平恕功多嗣恭節度河陽也恕為懷州刺史年纔三十楊炎用汴魏博為時唉詆畏

遷鄜坊宣歙觀察使坐事貶吉州刺史以右散騎常侍

致仕卒贈洪州都督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九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四十

列傳

唐 四十

房琯 崔圓 苗晉卿

裴冕 裴遵慶 向 樞 呂諲

房琯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琯少好學風度

沈整以蔭補弘文生與呂向偕隱陸渾山十年開元中
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為校書郎舉任縣令
科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睦州司戶參
軍復為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天寶五載試
給事中封漳南縣男坐善李適之韋堅斥為宜春太守
歷琅邪鄴扶風三郡頻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琯
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即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韋見素崔涣奉册靈武

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籍索敵情辭吐華暢帝爲改容琯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二與琯參決諸將相莫敢望於是第五琦以言財利幸琯諫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得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琯除正大夫何爲攝邪進明

衒之因曰晉任王衍為宰相祖尚浮華不事天下事故至於敗方唐中興當用實才而琯性疏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且琯渠肯為陛下用者帝曰何哉對曰陛下頃為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入曰監國而琯為聖皇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為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虛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琯意諸子一得天下身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入其

語始惡琯以進明為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會琯請自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琯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叅佐乃以兵部尚書王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為判官給事中劉秩為叅謀琯分三軍趨京師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悊通鑑作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

賊陳濤斜戰不利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悊皆降賊初琯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鼓譟牛悉髀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琯還走行在帝大怒賴李泌營救乃宥之

謹按通鑑輯覽批車戰或宜於古而實不宜於今房琯用之取敗燎原之輪不返自當繩以喪師之律泌何以復為營救耶

使

裒夷散復圖進取琯雅自負以天下為己任然用兵本

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人未嘗更軍旅琯每詫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琯喪師而眷任未衰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琯易之圓以金界李輔國不淹日被寵遂怨琯琯數稱疾不入琴工董廷蘭出入琯所琯昵之廷蘭籍琯勢數招賕謝為有司劾治琯訴于帝帝因震怒叱遣之琯惶恐就第罷為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清河郡公琯之廢朝臣多言琯謀包文武可復用而琯方曰引劉秩嚴武與宴語移病自如帝以

琯虛言浮誕內鞅鞅挾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為邠州刺史逐秩武等因下詔陳其比周狀喻敕中外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琯之得罪皆其自取徒以與杜甫交藉其績紳世遂有以琯為寃者可謂阿其所好而失正道矣

琯治邠人便安之政聲流聞召拜太子賓客遷禮部尚書為晉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琯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畧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琯為

相遽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撓故功名隳損云

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後魏尚書左僕射亮八世孫少孤貧志向卓邁喜學兵家開元中詔舉遺逸以鈐謀對策甲科歷京兆府參軍尹蕭炅薦之遷會昌丞楊國忠遥領劍南節度引圓為左司馬知留後玄宗西出次扶風遷御史中丞劍南節度副大使圓銳功名初聞難剌國忠意乃治城浚隍列館宇儲什具帝次河池圓疏

具陳蜀土腴穀羨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曰世亂識忠臣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劍南節度使天子至朝廷百司殿宇帷幔皆具益嗟賞之肅宗立命與房琯韋見素赴行在所按通鑑至德元載八月己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二載正月命崔圓奉詔赴彭原據此則圓赴行在不與琯見素同時且琯傳亦云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本傳非也帝為制遺愛碑于蜀以寵之至德二載遷中書令封趙國公實封户五百乾元元年罷為太子少師留守東都於是上皇所置宰相無在者王

師之敗相州也軍所過皆縱剽圓懼委東都奔襄陽詔削階封尋詔拜濟王傅李光弼表為懷州刺史改汾州以治行稱徙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吏民乞留詔檢校尚書右僕射還之久乃檢校左僕射入知省事大歷中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師謚曰昭襄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世以儒素稱擢進士第調為修武尉累進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知吏部選事久之進侍郎積寛縱吏下因緣作姦方時承平選常萬人李

林甫為尚書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及宋遥天寶二年按唐會要天寶元年冬選六十四人判入等至來年正月於勤政樓下帝親自重試惟二十人比類稍優餘並下第史以其事相首尾總叙入二年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為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囂然不平安禄山因間言之帝為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大怒貶倚淮陽太守遥武當太守晉卿安康太守明年徙魏郡即充河北採訪使居三年

政化大行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郡太守迎犒使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白醉侍老有獻降西階拜而飲時美其恭改河東郡兼河東採訪使徙扶風郡封高平縣男遷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召為憲部兼左丞安禄山反竇廷芝棄陜郡不守楊國忠忌其有望即奏東道賊衝非大臣不可鎮遏授陜郡太守陜號防禦使晉卿見帝以老辭忤旨致仕車駕入蜀搢紳多陷賊晉卿間道走金州肅

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平京師封韓國公食五百戶改侍中旣而乞骸骨罷爲太子太傅未㡬復拜侍中玄宗崩肅宗疾甚詔晉卿攝冢宰固讓曰大行遺詔皇帝三日聽政且稽祖宗故事無冢宰之文帝不聽後數日代宗立復詔攝冢宰固辭乃免時年老蹇甚乞間日入政事堂帝優之聽入閤不趨爲御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吐蕃犯京師晉卿以病卧家賊輿致脅之噤不肯語賊不敢害帝還拜太保罷政事永泰

初薨年八十一贈太師京兆少尹護喪謚曰懿獻元載
未顯時為晉卿所遇載方相故諷有司改謚文貞晉卿
寛厚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為營生祠立石頌美再秉政
出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安保寵名
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肅宗
欲以李輔國為常侍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宜
任等輩罷之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晉卿曰陛下得張
通儒安守忠孫孝哲等何以加罪帝不從俄而史思明

亂持是以誘衆大歴七年配享肅宗廟庭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本冠族仕家以蔭再調渭南尉王鉷為京畿採訪使表署判官歴殿中侍御史冕少學術然明鋭果於事號稱職鉷雅任之及鉷得罪有詔廷辨冕位甚下而抗言其誣鉷死李林甫方用事僚屬懼皆引去獨冕為斂葬由是寖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

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

主上南狩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

宜正位號有如逡巡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太子曰我

平寇逆奉迎乗輿還京師退居儲貳以侍膳左右豈不

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

啟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思歸大衆

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凡五請卒見

聽太子即位進冕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

賣官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肅宗至鳳翔罷冕政事拜尚書右僕射兩京平封冀國公實封五百户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復為右僕射待制集賢院俄充山陵使於是中書舍人劉烜為李輔國所昵冕表為判官烜抵法坐降施州刺史徙澧州大歷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勲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構海内寃之陛下宜還冕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瘵遂拜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拜不能興戴自扶之代為贊謝俄兼江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不踰月卒有詔贈太尉晃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大體性豪侈櫪馬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領使既衆吏白俸簿月二千緡晃顧視喜見顔間世嗜其嗜利云始肅宗廟惟苗晉卿配享冕卒後二十餘年有蕪正元者奏言肅宗為元帥時師纔一旅冕於草創中甄大義以勸進收募驍勇幾十餘萬既逾月房琯來又

一年而晉卿至今晉卿從祀而冕乃不與有詔冕配享肅宗廟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幼彊學該綜圖傳外脢内明不干當世以仕家推蔭為興寧陵丞調大理丞邊將蕭克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焉能反由是全救數十族頻擢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遵慶性彊敏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肅宗時為吏部侍

郎蕭華輔政屢薦之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宗初僕固懐恩反帝以遵慶忠厚大臣故奉詔宣慰懐恩聽命將入朝既而為將范志誠沮止時帝在陜遵慶脱身赴行在帝還遷太子少傅罷為集賢院待制改吏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聽就第注官時以為榮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為恥諫而見從即内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槀疏數而莫知所言大厯十年薨年九十餘初為郎時著王政

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子向
向字傃仁建中初李紓為同州刺史奏署判官李懷光
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紓奔奉天而向領
州務貴先脅吏督役不及期將斬以徇民皆駭散向獨
詣貴先壘開諭之貴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也累為櫟
陽渭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户部員外郎徳宗末方鎮之
副多自選於朝以待有變次授之故向以選為太原少
尹行軍司馬歷陜虢觀察使以吏部尚書致仕向能以

學行持門户内外親屬百餘口禄俸必均世稱其孝睦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子寅官累御史大夫寅子樞

樞字紀聖咸通中第進士杜審權鎮河中奏署幕府再遷藍田尉宰相王鐸知之遂直弘文館從僖宗入蜀擢殿中侍御史中和初鐸為都統表署鄭滑掌書記龍紀初進給事中改京兆尹與孔緯厚善緯以罪貶故樞改右庶子出為歙州刺史遷右散騎常侍為汴州宣諭使樞素與朱全忠相結納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絶昭宗

悅遷兵部侍郎俄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罷為工部尚書已還宮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出為清海節度使全忠言樞有經世才不宜棄外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累進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為太常卿樞以為廷範勲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為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乃爾璨聞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

貶瀧州司户叅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呂諲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開元末第進士調寗陵尉採訪使韋陟署為支使哥舒翰節度河西表支度判官歷太子通事舍人心静慎勤總吏職諸僚或出遊諲獨頽然據案鉤視簿最翰益親之累兼殿中侍御史翰敗潼關諲西趨靈武肅宗才之拜御史中丞所

陳事無不順納從至鳳翔遷武部侍郎乾元二年九節度兵敗帝憂之擢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翌日復以李峴李揆第五琦爲宰相而苗晉卿王璵罷會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還執政累封須昌縣伯遷黄門侍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釋縗拜賜人譏其失禮諲引妻之父楚賓爲衛尉少卿楚賓子震爲郎官中人馬尚言者素暱於諲爲人求官諲奏爲藍田尉

事覺帝怒命敬羽窮治殺尚言以其肉賜從官罷諲為太子賓客數月拜荊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諲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為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按舊書亦作七州新書方鎮表上元二年荊南節度增領涪衡潭岳郴邵永道連九州通鑑載呂諲奏請以江南之潭岳郴邵永道連黔中之涪皆隸荊南則止有八州考舊書地理志貞觀十七年廢永州併入道州上元二年復析置永州或者是年增領在前析置在後故新舊書本傳皆不及永至舊書有衡無岳新書有岳無衡則未知何者為是初荊州長史張

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為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牟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謹伏甲擊殺之誅黨偶數十人積尸府門内外震服妖人申泰芝用左道事李輔國擢諫議大夫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芝總之納羣蠻金貨以緋紫出褚中詔書賜衣示之羣蠻詠於賞而財不足更為剽掠吏不敢制潭州刺史龐承鼎疾

其姦因泰芝過潭縛付吏劾贓鉅萬得左道讖記并奏之輔國矯追泰芝還京既召見反譖承昂陷不韋詔譴按罪譴使判官嚴郢具獄暴泰芝之惡帝不省賜承昂死流郢建州後泰芝終以贓徙死譴為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剸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為尹奏取材者數十人總牙兵故戚惠兩行譴之相與李揆不平既斥乃用善治聞揆恐帝復用即妄奏置軍湖南非便又陰遣人刺譴過失譴上疏訟其事帝怒逐揆出之顯

條其罪謹苦羸疾卒年五十一贈吏部尚書謹在朝不稱任職及為荆州號令嚴明賦斂均一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謹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及歿吏哀錢十萬徙祠府西謚謹知杜鴻漸元載才薦於朝後皆為宰相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謚博士獨孤及謚曰肅郢以故事宰相謚皆二名請益曰忠肅及執奏謂謚在義美惡不在多名宜如前謚遂不改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四十二

中書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四十五

列傳

唐四十一

李麟　張鎬　李峴

楊綰　崔祐甫 植 倰　柳渾

李泌 繁　韋處厚　路隋

李麟裔出懿祖於屬最疏父濬歷潤虢潞三州刺史以

誠信號良吏開元中終劒南節度按察使贈戶部尚書謚曰誠麟好學善文辭以父蔭補京兆府戶曹參軍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累擢兵部侍郎與楊國忠同列國忠怙權疾之改權禮部貢舉國忠遷麟復本官改國子祭酒出為河東太守有清政安祿山反朝廷以麟儒者非禦侮才還為祭酒封渭源縣男玄宗入蜀麟走見帝再遷憲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渙崔圓踵赴肅宗行在獨麟以宗室子留總

百司上皇還京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褒國公張皇后挾李輔國寖撓政苖晉卿崔圓等畏其權皆附離取安獨麟守正不阿順輔國忌恚乾元初罷為太子少傅明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謚曰德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有大志涉獵經史好王覇大畧少事呉兢兢器之游京師未知名嘗飲酒鼓琴自娱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即反不及世務天寳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為己重聞鎬才薦之拜左拾遺歷侍

御史玄宗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數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外聞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安人未聞區區佛法可致太平也帝然之尋詔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賊圍宋州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閭邱曉趨救曉逗留不肯進比鎬至淮口而巡已陷鎬怒杖殺曉帝還京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捕平殘寇史思明提范陽獻

順欵鎬揣具偽密奏曰思明勢窮而服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臨難必變宜追還宿衛書入不省時宦官駱繹出鎬境未嘗降情結納自范陽滑州使還者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無經畧才帝以鎬不切事機遂罷宰相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思明叔冀後果叛如鎬言

呂拜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坐市嗣岐王珍第貶辰州司户參軍代宗初起為撫州刺史遷洪州觀察使更封

平原郡公袁晁寇東境江界震騷鎬遣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楊昭梟之沈千載者新安大豪連結椎剽州縣不能禽鎬遣別將盡殄其衆改江南西道觀察使卒鎬起布衣二朞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產甚侍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為舊德云

李峴吳王恪孫也折節下士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玄宗歲幸溫湯甸內巧供億以媚帝峴獨無所獻帝

異之楊國忠使客蹇昂何盈擿安禄山隂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禄山反狀縊殺之禄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為零陵太守峴為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繇曰欲粟賤追李峴尋徙長沙永王為江陵大都督假峴為長史至徳初肅宗召之拜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擢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吕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事多獨決諲等不平李輔

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檢制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然深銜峴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為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承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劾若

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逐李曄嶺南流鸞播州峴謂責太重入言於帝曰若虛希旨亂法陛下信為重輕示無御史臺帝怒李揆不敢爭乃出峴為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帝曰峴欲專權朕今出之尚恨法太寬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下寬之祇益盛德耳代宗立改荆南節度知江淮選補使入為禮部尚書兼宗正卿乘輿在陝由商山走帝所還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

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敕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員不踰月為要近譖短遂失恩罷為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復知江淮選改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卒年五十八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為三司（按呂諲傳云以御史中丞崔器憲部侍郎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為三司使又詔御史大夫李峴及諲領使）獨曰法有首從情有重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

天下惟新意況河北殘孽刧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
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為賊致死困獸猶鬬
況數萬人乎揆與吕諲皆齪齪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
尚騰頰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賊亦不能歸怨
天子峴力也峴兄峘嶧峘從上皇峴翊戴肅宗以勳力
相髙同時為御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嶧為
戶部侍郎銀青光大夫同居長興里第門外三戟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玉在武后時為顯官世

以儒聞綰少孤事母謹甚性沉靖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為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繇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在拜起居舍人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其公廨雜科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俄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

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公卿多附之綰未嘗私謁載忌綰望高會宦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既誅因是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以清其秩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亦知之自擢為太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綰固讓帝不許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即令副使司兵參軍即令

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别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髙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州官月稟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

品同而禄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為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儉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舊制綰素痼疾居旬日寖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于時𡎺補穿漱唯綰是恃未幾卒帝驚悼謂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邪即日詔贈司徒遣使者册授欲及其未斂也詔百官如第弔遣使會弔賻絹千匹布三百匹太常初謚文貞比部郎中蘇端憸人也持異議宰相常衮陰

助之帝怒貶端巴州員外司馬賜謚曰文簡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内愧止經典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詣其極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寛本豪侈城南别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毁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孝公沔之子也世以禮法為聞家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禄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自起居舍人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衮爭議不平衮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衮輒駮異祐甫不為下會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衮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猫為其食田鼠令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邪猫

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為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候勤徼巡則猶能致功鼠不為害代宗異其言衮益不喜帝崩衮與禮官議禮為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高宗以來如漢故事玄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别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三日也衮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

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吏歟袞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黜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袞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為重貶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

平章事當署敕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衮如故事

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

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衮為罔上是日羣臣苴絰

立月華門外即兩換職以衮河南少尹通鑑作潮州刺史蓋再貶也詳

衮傳而拜祐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

侍郎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啟丐填委故官賞繆

紊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㓭塞

公路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衮當國懲其敝凡

奏請一杜絶之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非夙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已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

正已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示諸藩以朝廷不重賄帝曰善正已慙服時議者韙其謨謀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肩輿至中書臥而承旨若還第即遣使咨決卒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鐍之帝還京具封以獻

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子植嗣

植字公修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歿當以廬江次子主吾祀及卒護喪者以聞帝惻然名植使即喪次終服補弘文生博通經史於易尤邃與鄭覃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得失兩人者更疏論執譽望蔚然元和中為給事中時皇甫鎛判度支建言減百官奉稟植封還詔書鎛又請天下所納鹽酒利增估者以新準舊一切追償植奏言用兵久百姓凋

罄往雖估踰其實令不可復收於是議者咸罪鎛鎛懼而止舊書云尋除御史中丞入閣彈事頗振綱紀按穆宗紀宰相表亦云御史中丞崔植本傳脫也穆宗即位新書作長慶初按植拜相在未踰年改元之前不當稱長慶初也今改正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屬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為之佐君明臣忠致治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

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於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于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所以然臣在童丱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他日又問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家產而罷露臺身衣弋綈履革舄集上書囊為殿帷信乎何太儉邪植曰良史非貌言漢承秦侈縱之餘海內凋窶文帝從代來知稼穡艱難是以躬履儉約為天下守財景

帝遵而不改故家給户足至武帝時錢朽貫穀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威動四方然侈靡不節末年户口減半税及舟車人不聊生乃下哀痛詔封丞相為富人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於天下帝曰卿言善惠行之為難耳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且懼部將構亂乃先籍豪鋭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融等羇旅寒躓頗得官自効日訴于前

皆抑不與及遣張弘靖赴鎮縱克融等北還不數月克
融亂復失河朔矣天下尤之植内慙罷為刑部尚書旋
授岳鄂觀察使未幾遷嶺南節度使還拜户部尚書終
華州刺史贈尚書左僕射
倰字德長祐甫從子也性介潔以蘇州刺史奏課第一
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隣部灾
荒不恤也倰至削其禁自是商賈流通貲物益饒入為
户部侍郎判度支時田弘正徙鎮州以魏兵二千行既

至留自衛請度支給歲糧穆宗下其議倰固執不與弘正不得已遣䰟卒俄而鎮兵亂弘正遇害倰之為也時天子失德倰黨與盛有司不敢名其罪出為鳳翔節度使踰年徙河南尹以户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曰肅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梁僕射惔六世孫後籍襄州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

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名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大歷初江西魏少游表為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寃少游趣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路嗣恭代少游渾遷團練副使俄為袁州刺史祐甫輔政薦為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入為尚書右丞李希烈據

淮蔡闗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衒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擒何賊之擾既而果為賊縛此節新書原文在封宜城縣伯後吳縝糾謬云案本紀建中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執刺史李元平十月朱泚反今渾傳先敘朱泚建中四年十月反事又及貞元元年事然後述建中四年正月以前用李元平事此失其序矣今改正朱泚亂渾遁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搒笞之搜索所在渾微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為賊汙且戴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銙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擿之工人伏罪詔京兆府論死渾曰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彊請賣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世孝謹表闕于

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徼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之奏事或日晏它相取充位滉或榜吏省中渾瑊為滉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闥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狷察不滿歲輒罷今公柰何蹈前非耑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邪滉悔悟稍褫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與小史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移疾

出即日詔付外施行疾聞因乞骸骨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既委有司而復撓之豈賢者用心邪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主辦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退㐅者渾瑊與吐蕃會平凉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虜患渾跽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蓋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且夷狄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帝變色

曰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臣亦當爾邪皆頓首謝夜半邠寧節度使韓游瓌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即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學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為所擠吳縝糾繆云延賞與渾在貞元三年同時為相是年延賞以七月壬申薨渾以八月己丑始罷然則其罷非緣延賞所擠按通鑑稱渾與延賞議事數異同由是交惡上好文雅醖藉而渾質直輕侻無威儀上不悅蓋延賞平日或有毀非之言而罷相則自出德宗

意此較新舊史所書近得其實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警辯好談謔

與人交豁如也性節儉不營産利罷後日置酒召故人

出游酣肆乃還曠然無黙免意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

貞渾兄識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與蕭穎士元德秀

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創端往往詣極當時作者伏其

簡披渾亦善屬文但沈思不逮於識云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為

文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

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藝文志有員俶太玄幽贊十卷注云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及第授散官文學直弘文館按泌生于開元十年故至十六年為七歲志以為開元四年非也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乎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於

身賜束帛勑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奬愛常引
至臥内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
絶之九齡忽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
右召蕭泌在旁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
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
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
九鼎議帝憶其早惠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
奉東宫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誚楊國忠安禄山等

國忠疾之詔斥置蘄春郡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
泌亦自至（舊書云至彭原謁見　新書從鄴侯家傳）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
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
輦衆指曰著黄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
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昔侍上皇中為朕師
今下判廣平行軍是朕父子三世資卿道義也始軍中
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
嗣有君人量豈使為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為太子何假元

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為儲副得邪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録故怨將內慙不懌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嘗從容問

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茍得心渠能定中國邪華人為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

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斃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剪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彊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

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帝奉迎上
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
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爲羣
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
初奏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
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誥戒行崔圓李輔
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禄賜
隱士服爲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

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彊詔食肉為娶朔方故留後李暐甥昏日敕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秘書少監充判官帝不得已出之謂曰元載不容卿俟朕決意誅之當即召卿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代宗欲罷載相泌即應直行無陟論史者乃疑載柄權日久一時難於措置如是則載之權是誰所假之哉蓋彼時紀綱陵替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載誅召還復為常衮所忌出為楚州刺

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澧州闕衰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且使周知人間利弊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新進無所建豎克知灼見為難固非歷試不可若李泌在肅宗朝參豫密勿委任已深代宗自廣平就封之時即傾心倚信且賴其調停久矣奚待授以方州俾知人間利弊耶常衰一言而以新間舊不惟衰之甚直是昏之甚矣

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

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旣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陜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饟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淮西兵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

人亡歸或曰吳少誠密招之既入境泌邀險悉擊殺之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令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彫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且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員三之一可悉罷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又諸王未出閤者官屬皆

不除計所收科奉乃多於減員矣帝從之是時州刺史月奉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奉時以為宜而竇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部國公主太子蕭妃母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

見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它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絶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噫嗚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

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郜國為其女妒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爭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帝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但少學耳人皆指其姦而

朕不覺也對曰使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他人皆可以言命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俄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泌引張說故事辭乃以學士知院事

按此節新書原文甚譌舛且云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泌為讓而止似崔圓之為大學士反在泌後矣今考唐會要載泌奏伏蒙以臣為集賢殿大學士竊尋故事中書令張說中朝元老碩德鴻儒懇辭大學士眾稱達禮及至德二年崔圓為相加集賢殿大學士其後因循遂成恒例伏望削去大

字具崇文館大學士亦準此新書櫽括其語而顛倒譌錯
遂不可通時泌止加集賢殿大學士而論及崇文欲北去
大字以為後法新書乃謂泌加兩館大學士之號亦非
也又按崔圓為集賢殿大學士本傳不載此亦足補正
史之闕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
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説由是以
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
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横大言時
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黄老鬼神説故為人所譏
切獨柳玭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

云子繁

繁少才警無行陽城為泌所薦故德泌而親厚於繁及疏裴延齡過惡既具槀以繁可信夜使繁書繁盡能誦憶乃録以示延齡明日延齡白帝即摘其條以自疏解城奏入帝怒遂不省泌與梁肅善故繁師事肅及卒烝其室士議讙醜由是擯棄積年後為太常博士權德輿為卿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參軍累遷隋州刺史罷歸

敬宗誕日詔與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入殿

中抗老佛論改大理少卿弘文館學士諫官御史交章
彈治乃出為亳州刺史州有劇賊剽室廬畧財貲為患
它刺史不能禽繁有機畧悉知賊巢所在一旦出兵捕
斬之議者責繁不先啓觀察府為擅興詔御史舒元輿
按之元輿與繁素隙盡翻其獄以為濫殺不辜有詔賜
死人皆寃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
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傳於世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繼母以孝聞親歿廬墓

終喪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授集賢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宰相裴垍引置史館改咸陽尉憲宗初擢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問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開州刺史以户部郎中兼知制誥穆宗立為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冲怠不向學即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

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並賜金幣
再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於帝建言官自鬻
鹽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下羣臣議處厚發十難詰
其迂謬事遂寢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構李紳逐為端州
司馬其黨劉栖楚等欲致紳必死建言當徙醜地處厚
上言逢吉黨與以紳之斥猶有餘辜人情危駭紳先朝
舊臣就令有過尚當被瑕洗釁成無改之美況被讒乎
建中時宰相朋黨楊炎為元載復讎盧杞為劉晏償怨

兵連禍結天下騷然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深念哉紳

繇是免逢吉怒至寶歷元年新書作三年誤赦書不言左降官

未量移者以沮紳内徙處厚復奏逢吉緣紳一人而使

近歲流斥皆不蒙澤非所以廣恩於天下帝悟追改其

條進翰林承旨學士兵部侍郎方天子荒暗月視朝才

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

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

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宫十有五矣今皇

子方強褓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賜錦綵以慰

其意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處厚冀以危詞聳聽而不知其言之乖謬大臣篤于忠愛苟事切君身當隨時直陳無隱豈宜計儲位少長為進諫等差乎使其隱微果存此念則心跡叵測罪不容誅即詭飾以矜激切而顯斥先朝罔顧尊親之諱亦豈能掩其不敬處厚於二者皆無可自解尹起莘僅責其受賞不辭不從大體立論殊失輕重而敬宗乃感其言非昏庸而何

王廷湊之亂帝歎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謂有頗牧不能用也後禁中急變文宗綏內難猶豫未即下詔

處厚入昌言曰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何所避諱哉遂奉教班諭是夕號令及它儀矩不暇責有司一出處厚無違舊章者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靈昌郡公堂史湯銖數招權納賂斥出之相府肅然初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駕及當為別駕者引處之朝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東宫王府官朱紫淆并授受不綱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帝雖自力機政

然驟信輕改採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橫議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勲舊德輔四朝竇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處厚遽趨出帝復名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為治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時李同捷叛詔諸軍

進討魏博史憲誠懐向背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中書處厚名語曰晉公以百口保爾帥於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為以邦法從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李載義數破滄鎮兵皆剺剔以獻處厚戒之前後完活數百千人大和二年方奏事暴疾仆香案前帝命中人掖之與還第一夕卒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姿狀如甚懦者居家亦循易至廷爭嶷然不可回奪刚于御吏百僚畏惕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録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

學家書雖正至萬卷為拾遺時譔德宗實録後又與路
隋共次憲宗實録詔分日入直創具凡例未及成而終
本名淳避憲宗諱改今名
路隋字南式其先出陽平父泌通五經端亮寡言以孝
悌聞建中末為長安尉德宗出奉天棄妻子奔行在
狩梁州排亂軍以出再中流矢裂裳濡血以策説渾瑊
召置幕府東討李懷光奏署副元帥判官從瑊會盟平
涼為虜所執死焉時隋嬰孺以恩授八品官逮長知父

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嚮不食肉母告以貌類泌者終身不引鏡貞元末吐蕃請和隋三上疏宜許不報舉明經授潤州參軍事李錡欲困辱之使知市事隋怡然坐肆不為屈韋夏卿高其節辟置東都幕府元和中吐蕃款塞隋五上疏請修好冀得泌還詔可遣祠部郎中徐復報聘而泌以喪至帝愍惻贈絳州刺史官為治喪服除擢隋左補闕史館修撰以鯁亮稱穆宗立與韋處厚並擢侍講學士再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

金幣來謝者隋却之曰公事而當私䀠邪進承㫖學士
遷兵部侍郎文宗嗣位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録書禁中事爲切直宦
豎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刋正隋請條示甚謬誤者付
史官刋定有詔擿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
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久之辭疾不聽册拜太子
太師明年李德裕貶袁州長史不署奏爲鄭注所忌乃
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鎮海節度使道

病卒年六十贈太保謚曰貞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四十一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四十二

列傳

唐四十二

高適　元結　李承

韋倫　薛珏 存慶　崔漢衡

戴叔倫　王翃 正雅 翃 擬　徐申

郗士美　辛祕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臯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邱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祿山亂召翰討賊即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帝問羣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為晚不省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因言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明乃至荒踣監軍諸將不恤軍務以倡優蒲塞相娛樂渾隴武士飯糲米日不

厭而責死戰其敗固宜又魯炅何履光趙國珍屯南陽
而一二中人監軍更用事是能取勝哉臣數為楊國忠
言之不肯聽故陛下有今日行帝領之俄遷侍御史摧
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鎮適盛言
不可俄而永王叛肅宗雅聞之召與計事因言王且敗
不足憂帝奇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
與江東韋陟淮西來瑱率師會安陸方濟師而王敗李
輔國惡其才數短毁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

為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敝于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寔一道自邛關黎雅界于南蠻由茂而西經羌中至平戎等城界于吐蕃瀕邉諸城皆仰給劍南異時以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等八州專為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參也嘉陵比困夷獠日雖小定而瘡痏未平耕紡亡業衣食貿易皆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税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

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役其敝可見而言利者枘鑿萬端窮朝抵夕千案百牘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鄰保威以罰扶而逋逃益滋又關中比饑士庶流入蜀者道路相繫地入有訖而科斂無涯為蜀計者不亦難哉又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巔蹊隧險絶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為戎狄言不足利戎狄為國家言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以一劍南

併力從事不爾非陛下洗盪關東掃清逆亂之意也萬一蜀人又擾豈不貽朝廷憂帝不納梓屯將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斬之而光遠兵不戢遂大掠天子怒罷光遠以適代為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鄙欲牽制其力既無功遂亡松維二州及雲山城

通鑑載廣德元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按地理志此三州皆廣德元年没吐蕃而保州本名奉州至乾元元年更嘉從以郡來歸始更今名則此時未得稱保州也保州屬縣四而雲山歸順皆天寶八載析定廉縣置所云雲山新築二城疑即此二縣也新書乃止有二州一縣自不若通鑑之詳核惟奉

州之稱保州係用史家追書之例耳召還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忠適尚節義語王霸衮衮不猒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為搢紳所推然政寬簡所涖人便之年五十始為詩即工每一篇已好事者輙傳布其詒書賀蘭進明使疾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憾同援梁宋未度淮移檄將校絶永王俾各自白君子以為義而知變

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從太宗征遼

東以功拜寧塞令襲常山公父延祖年過四十不仕親婭彊勸之再調舂陵丞輒棄官去少師事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擢上第復舉制科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乃上時議三篇帝悅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為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募義士于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瘞戰死露胔於泌南名曰哀邱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建言賊鋭不可與爭宜折

以諜帝善之因命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又叅山南東道來瑱府瑱誅結攝領府事㑹代宗立丐歸侍親授著作郎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户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州為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耄孺騷離未有所安嶺南諸州寇盜不

盡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進授容管經畧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李承趙州高邑人幼孤其兄曄養之旣長以悌聞擢明

經界遷大理評事為河南採訪使判官尹子竒陷汴州拘承送洛陽覘得賊謀皆密啟諸朝兩京平例貶臨川尉不三月除德清令尋擢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淮南西道黜陟使奏置常豐堰于楚州以禦海潮漑屯田瘠鹵收常十倍它歳德宗將討梁崇義李希烈揣知之乃表崇義過惡請先誅討帝悦數對左右稱其忠會承使回言希烈能立功然恐後不可制帝初謂不然及崇義平希烈果叛始思其言擢拜河中尹晉絳觀察使承

廉正有雅望以才顯于時未幾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希烈猶據襄州帝慮不受命欲以禁兵衛送承承辭請以單騎入既至希烈舍承外館迫脅日萬端承晏然誓以死守希烈不能屈遂大掠去襄漢蕩然承輯安之居二年闔境完復初希烈雖去留部校守覘往來踵舍承因得任所厚臧叔雅結希烈腹心周曾王玢姚憺及曾等謀殺希烈承首謀也密詔褒美尋檢校工部尚書湖南觀察使建中四年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子藩自

有傳

韋倫系本京兆父光乘在開元天寶間為朔方節度使倫以蔭調藍田尉幹力勤濟楊國忠署為鑄錢内作使判官國忠多發州縣齊人令鼓鑄督非所習雖箠扶苛嚴愈無功倫請準直募匠代無聊之人繇是役用減鼓鑄多矣玄宗晚節盛營宮室吏介以為欺倫閱實工員省費倍從帝入蜀以監察御史為劍南節度行軍司馬置頓判官時中人衛卒多侵暴尤難治倫以清儉自將

西人頼濟中官疾之以讒貶衡州司戶參軍度支使第五琦薦倫才擢商州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將康楚元亂自稱東楚義王刺史王政棄城遁賊南襲江陵絶漢沔餉道倫調兵屯鄧州厚撫降賊寇益急乃擊禽楚元以獻收租庸二百萬緡名為衛尉卿俄兼寧隴二州刺史乾元三年襄州再亂新書本文作乾元中襄州亂按肅宗紀乾元年中襄州之亂有二一康楚元之亂在乾元二年八月一張維瑾之亂在上元元年四月上元元年即乾元三年也上文既云禽楚元以獻則此為維瑾之亂無疑而語未分明故稍為改定詔倫為山南東道

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橫倫不肯謁恨之中罷爲秦州刺史吐蕃党項歳入邉倫兵寡數格虜貶巴州長史徙務川尉代宗立連拜忠台饒三州刺史宦者呂太一反嶺南詔拜倫韶州刺史韶連郴都團練使爲太一反間貶信州司馬斥棄十年客豫章德宗嗣位選使絶域者擢倫太常少卿充和吐蕃使倫至諭天子威德賛普順恱乃入獻還進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再使如㫖倫處朝數論政得失宰相盧杞惡之改太子少保從狩奉天及

杞敗關播罷為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流涕曰宰相無狀使天子至此不失為尚書後何勸聞者惲其公帝後欲復用杞為刺史倫苦諫帝納之進太子少師郢國公致仕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府監倫言楚琳逆節忠誠戎醜不當寵以官又請為義倉以捍無年擇賢者任帝左右謂吐蕃豺虎野心不可恃信約宜謹備邊帝善其言厚禮之居家以孝慈稱卒年八十三贈揚州都督謚曰肅

薛珏字温如河中寳鼎人以蔭為懿徳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歳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徳珏固讓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遥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它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歳以優得遷别户三千備刺史厮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徳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升黜而李承趙贊盧翰皆言珏狀書參聞于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劉玄佐表兼汴宋行軍司馬李希烈棄汴州走

即拜珏刺史遷河南尹入為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治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試以文詞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乃止尋改京兆尹司農供三官畜茹三十車不足請市京兆是時韋彤為萬年令珏使彤禁鬻賣民苦之德宗怒奪珏彤俸帝疑下情不達因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言闕失謂之巡對會要貞元七年十月詔自今已後每御延英殿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儀又令常參官每日二人引見訪以政事謂之巡對珏剛嚴曉法治勤身以勸下

然茍察無經術大體坐善賣參改太子賓客出爲嶺南
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子存慶
存慶字嗣德及進士第歷御史尚書郎五遷給事中與
韋弘景封駁詔書時稱其直劉總以幽州歸穆宗謂宰
相曰必用薛存慶可以宣朕意對延英一刻遣之至鎮
州疽發于背卒贈吏部侍郎
崔漢衡博州博平人沈懿博厚善與人交始爲費令滑
州節度使令狐彰表掌書記大歷六年以檢校禮部員

外郎為和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建中二年舊書作三年誤吐蕃請盟擢殿中少監為和蕃使與其使區頰贊俱來約盟改鴻臚卿持節送區頰贊歸遂定盟清水德宗幸奉天吐蕃以兵佐渾瑊敗賊武功轉祕書監俄拜上都留守兵部尚書東都淄青魏博賑給宣慰使又使幽州還命稱旨貞元三年豫吐蕃盟平凉被執虜將殺之因夷言謂之曰我善結贊無殺我而漢衡誠信素著虜亦尊重故至河州得還明年出為晉慈隰觀察使卒贈尚書

左僕射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為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子琳反（本傳作楊惠琳誤今據吳縝糾謬改）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曹王皐領湖南江西表佐幕府皐討李希烈留叔倫領府事試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溉灌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獄無繫囚俄即真期年詔書褒美封譙縣男加金紫服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

以經晝兵食金穀之司不輕易人天下州縣有上中下緊望雄輔者有司銓擬皆便所私此非擇人求治之術其尤切者縣令録事參軍事此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以殿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其言遷容管經畧使綏徠夷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畧故所至稱最徳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卒于道年五十八

王栩字宏肱并州晉陽人少治兵家天寳中授栩衛尉

羽林軍宿衛擢才兼文武科出為辰州刺史與討襄州康楚元有功加兼祕書少監遷朗州刺史大歷中擢容管經畧使初安祿山亂詔嶺南兵隸南陽魯炅炅敗績衆奔潰谿洞夷獠相挺為亂夷酋梁崇牽號平南都統與别帥覃問合又與西原賊張侯夏永更誘嘯因陷城邑遂據容州前經畧使陳仁璓元結長孫全緒等皆僑治藤梧翃至言于衆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容治它所必得容乃止即出私財募士有功者許署吏于是人自奮

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因至廣州請節度使李勉出兵併力勉不許曰容陷賊久獠方彊今速攻秖自敗耳雄曰大夫即不出師願下書州縣陽言以兵為助冀藉此聲成萬一功勉許諾翃乃移書義藤二州刺史約皆進討引兵三千與賊鏖戰日數遇勉檄止之輙匿不發戰愈力卒破賊禽崇牽悉復容州故地捷書聞詔更置順州以定餘亂翃凡百餘戰禽首領七十覃問逼去復遣將李實等分討西原平鬱林等諸州累兼御史中丞招

討處置使會哥舒晃反𪭢命寔悉師援廣州問因合衆

乘間來襲𪭢設伏擊之生禽問嶺表平代宗遣使慰勞

加金紫光禄大夫賜第京師時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

中兵乘邊召𪭢為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將凌正數

干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𪭢𪭢覺之陰亂漏刻以差

其期衆驚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惕息歷汾州刺史

為振武軍使綏銀等州留後入拜京兆尹會起涇原兵

討李希烈次滻水京兆主供擬饔敗肉腐衆怒曰食是

而討賊乎遂叛朝挺身走奉天拜太子詹事德宗還都再遷大理卿出為福建觀察使徙東都留守既至閱田二十餘屯修器械皆良金壽革練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誠叛獨東畿為有備闗東頼之貞元十八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肅朝雅善盧杞杞之殺崔寧沮李懷光不得朝皆與其謀議者以為訾子正雅

正雅字光謙元和初擢進士累遷監察御史穆宗時京邑多盜賊正雅以萬年令威震豪彊尹栁公綽言其能

就賜緋魚累擢汝州刺史屬監軍怙權乃謝病去入為大理少卿會爭宋申錫獄堅甚申錫得不死太和中卒贈左散騎常侍

栩兄翊歷山南東道節度使代宗目為純臣世稱謹廉卒贈戶部尚書謚曰忠惠

翊曾孫凝字成庶少孤依其舅宰相鄭肅舉明經進士皆中歷臺省寖知名擢累禮部侍郎不阿權近出為商州刺史驛道所出吏破產不能給而州有冶賦羨銀常

摧直以優吏奉凝不取則以市馬故無橫擾人皆慰悅
從湖南觀察使僖宗立召為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
坐舉非其人以祕書監分司東都即拜河南尹遷宣歙
池觀察使時乾符四年也王仙芝之黨屠至德勢益張
凝遣牙將孟琢助池守賊益兵來攻實欲襲南陵凝
遣樊儔以舟師扼青陽儔違令輕與賊戰不勝凝斬以
徇諸將開皆股慄以死綴賊賊不能進時江南環境為
盜區凝以彊弩拒采石張疑幟遣別將馬頴解和州之圍

明年賊大至都將王涓自永陽赴敵凝大晏謂涓曰賊

席勝而驕可持重待之慎毋戰涓意銳日趨四舍至南

陵未食即陣死焉監軍收餘卒數千還走城沮撓無去

意卒又恣橫不能禁凝讓曰兵不能捍敵又恣之犯民

生意何以稱朝廷待將軍意監軍詞屈趣親吏入民舍

奪馬凝乘門望見麾左右捕取殺之由是不敢留然益

儲畜繕完以俻賊賊至不能加會大星直寢庭墜術家

言宜上疾不視事以猒勝凝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為

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頼哉誓與城相存亡勿復言既而賊去未幾卒年五十八贈吏部尚書謚曰貞

徐申字維降京兆人擢進士第累遷洪州長史嗣曹王皋討李希烈檄申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辦皋表其能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為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犂墾發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閈如初創驛候作大

市器用皆具州民詣觀察使請為生祠申固讓觀察使以狀聞遷合州刺史始來詔戸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之會初置景州授刺史賜錢五十萬加節度副使遷邕管經畧使黄洞納質供賦不敢桀踰年進嶺南節度使前使死吏盜印署府職百餘員畏事泄謀作亂申覺殺之詿誤一不問遠俗以攻刼相矜申禁切無復犯外蕃歲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申于常貢外未嘗賸索商賈饒盈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繇爨蠻抵

蜀擣閬不備詔可加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公詔未至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謚曰平

郗士美字和夫兖州金鄉人父純舉進士拔萃制策皆高第張九齡李邕數稱之自拾遺七遷至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為宰相元載所忌時魚朝恩以牙將李琮署兩街功德使琮恃埶桀横衆辱京兆尹崔昭于禁中純曰此國恥也即詣載請速處其罪載不納遂辭疾還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立崔祐甫輔政召為太子

左庶子集賢殿學士不拜以老乞身改詹事聽致仕帝
名見襃歎良久賜金紫公卿以下咸祖都門世髙其節
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頴士
顔真卿栁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郗之間
矣未冠爲陽翟丞佐李抱真潞州幕府以才歷王䖍休
李元皆留不徙久乃進房州刺史黔中經畧觀察使溪
州賊向子琪以衆八千岨山剽刧士美討平之加檢校
右散騎常侍封髙平郡公遷京兆尹天子多所咨逮出

為鄂岳觀察使時安黄節度使伊慎入朝其子宥主後務偃蹇母死京師不發喪欲固其權士美知之使府屬過其境宥出迎因以母訃告之即為辦裝宥惶遽上道改河南尹檢校工尚書充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稟錢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衛于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為私恩亦罷之討王承宗也還大將王獻

督萬人為前鋒獻恣橫逗撓士美即斬以徇下令曰敢後者斬親鼓之大破賊下三營環柏鄉時諸鎮兵合十餘萬繞賊多玩寇犯法獨士美兵銳整最先有功憲宗喜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承宗大震懼亡幾會詔班師然威震兩河以疾名拜工部尚書後檢校刑部尚書為忠武節度使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景生平與人交不欺然諾以是名重于世

辛祕系出隴西貞元中擢明經第授華原主簿以判

入等調長安尉其學于禮家尤洽高郢為太常卿奏為博士再遷兵部員外郎常兼博士再辟禮儀使府憲宗初拜湖州刺史李錡反遣大將先取支州蘇常杭睦四刺史或戰敗或拘脇獨祕以儒者賊易之未及至祕名牙將邱知二夜開城收壯士得數百逆賊大戰斬其將進焚營保錡平賜紫金魚謂祕材任將帥會河東范希朝出討王承宗名祕為希朝司馬主留務累遷汝常州刺史河南尹進拜昭義

軍節度使是時承討恒趙之後路人彫耗䄂至則約出入啬用度比四年儲錢十七萬緡粮七十萬斛器械堅良隐然復為完鎮召還道病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肅舊書作謚昭後更謚懿䄂為大官居不易第服不改初其奉禄悉與裏表親屬病自銘其墓作書一通紙之卒後發視則送終制也儉而不違于禮云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四十二